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三尊 聰耳羅漢

陀難提尊者，姓瞿曇氏。生時頂有肉髻，相貌殊常，父母已奇其為發家偉器，不意長成為出家法器也。中華有一云游道士抵其家，精風鑿，見尊者與群兒戲，初閱之，疑其貴；復閱之，見其殺氣太重。謂尊者曰：「憑賢郎相貌，恐不利於二老，越十五歲，不紹父事，自當崛起為一班人。」父母曰：「即如先生所鑿，此兒後日能卓犖自立，雙親中間雖有傷破，亦數也，慰也。」道士曰：「汝第驗之。」尊者衝齡，神識日啟，不學不慮，自知皈依佛道。及長，即用貨財，自架一草庵，喜與四方僧侶相交遊，日夜明心見性，欲參契如來法旨。有詩為證：

我有明珠一顆，久被塵囂關鎖。
一朝塵盡光生，照破山河萬朵。

又七言詩：

一重山盡一重山，坐對孤峰仔細看。
雲掩霧收山嶽靜，楚天空闊一輪寒。

尊者在草庵中修養，不數年，父母雙亡，果不紹父事。削髮為僧，專意修行，口誦佛經，身穿佛衲，心參佛旨，脫落俗慮。聞演教寺有一悟空長老精通如來秘訣，遂拜游門下，以求印證。悟空長老云：「佛不在人，心即是佛。心思嚴師，古有明訓，故能與人規矩者，師也，不能使人巧者，亦師也。得意忘象，不在子之自悟乎。吾有一偈，子味之，自有餘師：

日用無非道，心安即是禪。

幽樓雲壑裡，夢寐雪蓮邊。」

尊者在寂滅路上用功，浸浸機將有得，及悟空和尚時兩一點化，覺自己形色象貌皆空。凡見花香草色，會作明心生意，聞鶯啼燕語，悟為見性天機。日用無非道，看來觸目皆真，現前即是佛道，冥在日用間也。且曰：「至道無難，惟嫌探擇。桃花紅，李花白，誰道融融只一色。紫燕語，黃鶯鳴，誰道關關只一聲。」尊者悟後之言，歷歷沙門要旨。有詩為證：

得意相關屬道機，色聲不墮孰能知。

達觀收斂歸靈府，不覺神飄天外飛。

尊者卓庵中嘗偃蹇獨坐，每將消息聰耳。或曰：「無壅汝聰，欲新妝聽歟？」對曰：「新耳易若新心，耳聽莫如心聽。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者，以天聰不為物所壅耳，休養之功一息，攝持少間，則奸聲投間抵隙。吾人緝熙迭迭，正欲聽於無聲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偃蹇常將耳竅聰，不令緣業障真空。

修行李用儒家術，六十依稀耳口通。

尊者長於言語，凡與釋家辯論，宗旨簡捷，不傷交誼，達順無所窒礙。

從游之徒，競羨尊者賦性穎異。於牟尼之道見之真，故能辯之捷，守之信，故能達之順也。化言語文字為真詮，尊者蓋沙門折衷之准矣。有詩為證：

降生岐嶷邁凡庸，欲為如來覺瞽矇。

便捷敷陳無窒礙，巍巍名望十山崇。

尊者草庵中講經設法，無幾何，作行化僧遍遊境內。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提緣募化，羅家一長者名完性，年躋耄耄，持齋念善，出堂隆禮相待。問曰：「和尚遠來提化，所須何物？」尊者曰：「貧僧出家人，遺忘俗慮、故餓其體膚，不願肥甘適口，空乏其身，不願孔方盈囊，惟來四方善信人家，抄化一侍者作伴侶耳。」長者曰：「抄化侍者，須得伶俐清俊，乖覺聰明，異日可為傳燈法器，如愚呆癡蠢跼跚跚跚，定是來不得的。」尊者曰：「貧僧求侍者，在性不在形，假饒貌誠邁眾，性不悟空，雖偉亦徒也。吾釋家人物，難得全備，蒼古醜陋之人，專超悟上乘宗旨，故千巧不如一拙，千疑不如一決。」長者曰：「既如此，小老有一子，名喚伏駝密，年已五十，至今口不能言，足不能步，和尚適雲擇性不擇形，此子假之聲，假之步，不致廢棄，堪充為門下給侍否？」尊者曰：「耳聞不如目見，賢郎既有此恙，願一見便決巧拙。」長者令人擁出與之見，尊者問曰：「老丈目賢郎為何加人？」老者曰：「五十不言不步，愚呆癡蠢人也，跼跚跚跚人也。伶俐清俊，乖覺聰明，均非所望矣。」尊者曰：「老人誤矣，伏駝密非凡間廢齊者流。所以不言不步者，有故也。此子昔受靈山佛祖法戒，悲願廣大，只慮汝二人年老，情愛難捨。一啟口不忘父母，恐言則機泄，故五十不言。一舉步不忘父母，恐行則事睽，故五十不步。彼虛中靈性，拔萃出類，今特韜藏其言與步耳，豈待僧假之聲與步哉？」有詩為證：

韜藏聲步為雙親，情愛依依不忍分。

況受如來親法戒，慈悲大願意諄諄。

伏駝密見尊者漏泄其機，遂躍身而起，低首向尊者之前，作禮曰：「無量功德，願求濟度。」長者見子一時能行能言，又聞了和尚說明前世因果並今生廢棄行實，遂駭而言曰：「良壁認為燕石，精金誤作廢銅，釋家法器，等閒視作庸流，真老夫過矣！老夫過矣！適禪師雲，此子悲願廣大，必須普濟四方，願始獲酬，不當因我二人情愛羈留，不得償其廣大悲願也。情願將此子出家，跟隨禪師四方行化，俾普天率土得蒙其悲願之惠也。」尊者遂受之。將拜別啟行，羅長者拳拳致囑曰：「出家人以慈悲為念，以濟渡為心，化人強梗，拯人厄難，視四海猶一家，萬眾猶一人，閻浮行一分善念，即庭帷篤一分孝思也，修百念令德，即顯父母百世令名也。有懷二人情愛擴為千萬人情愛，則祖佛之戒不虛而廣大悲願獲酬矣。」又曰：「汝游此上人門下，書曰：『太上師意，其次以言。』沙門正宗須悟之，牡牝驢黃之外，得精遺粗，得神遺肉也。」伏駝密曰：「謹受命。」尊者聽老者臨行之言，歎曰：「我佛如來傳燈秘言不外是矣。道不在遠，悟之即是，豈欺汝哉！」

長者戒子詩：

囑咐兢兢結善緣，拯人厄難化人頑。

眼前了卻慈悲願，情愛雙親壽百年。

尊者聞婆須密尊者在罽賓國興慈寺面壁十年，遂同伏駝密離了提伽國，逕至罽賓國參見須密尊者。須密尊者曰：「咄！難提子，汝來何暮，規規點化一行童，即以為功行滿耶？鉢羅國答罕廟眾生沉溺苦海，未登彼岸，果能一濟渡之否耶？」尊者聞言，即起身告行。須密尊者曰：「弟子遠來，意有所求，且還坐，吾為汝說偈：

佛與群生共一家，一般樹上兩般花。

休乘寤寐來參佛，但會淘金勝煮沙。」

次日，尊者辭了須密禪師，同伏駝密逕往鉢羅國來，濟渡苦海眾生。詢問土人答罕廟下落，土人曰：「妖廟，已將火焚，問之可為酸鼻。」尊者曰：「造妖何如？」土人曰：「妖能食人，凡從廟前經過者，只一陣冷風，須與人俱不見，數日後惟有血水流。前一望之遙，峰巒之下，非其故址耶。」尊者得了土人指示，直至峰巒之下，見一平曠地基，並無廟宇神像。尊者將慧眼一看，見廟後空基掩覆一井，井內陰風颯颯，井外怨氣騰騰。即謂弟子伏駝密曰：「崇在此中，吾為之說法。」井上週圍行了數次，伏魔經咒誦了幾遍，布下網羅，倏忽陰風解散，怨氣消除，伏駝密啟土看時，見一輪紅日燭照井中，井中白骨填滿，惟一白淨瓶血

蔭遍體。尊者歎曰：「此苦海也。及今不治，眾生沉溺寧有極耶。」伏駝密取上來，將真火一煉，現出青面厲鬼一個，哀求釋豁。尊者取藥餌食之，用法典羈其手足，仍錮之淨瓶之內，令司案頭香燭。

周景王十三年，尊者同伏駝密轉回故國草庵中休養。一日，知己將圓寂，遂以正法授伏駝密云：

虛空無為外，心法亦如此。

若了虛空故，是達真如理。

言畢，囑曰：「如來正法付汝行持，汝承吾志，當好為之。」遂復本位，巖然逝化，弟子為建塔於提伽國。有詩為證。

諸佛無為用，眾生豈易知。